

師生角力，開始！

陳俞秀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學校行政碩士班研究生

一、前言

猶記得，擠進教甄窄門的喜悅，身為一位初任教職的菜鳥，出社會第一份工作即是要擔任導師。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，展開導師生涯，當初的喜悅在看到班上狀況百出時，漸漸消弭。導師一需要肩負起學生生活起居常規要求，對於專業科目的指導、課堂上的講解，都需要有一定的素養。面對眼前種種挑戰，回想起求學階段師範教育的陶冶，身為經師，對於專業科目的教授與解惑，並不困難；身為人師，對於常規行為的調整與品格的陶冶，對我而言才是最大的挑戰！隨著時代變遷，現今社會觀念改變，師生關係已經不若以往「尊師重道」重視禮儀，而是轉變為「亦師亦友」較為平權關係。學生在相處上，自主性日益高漲。對於管教學生方面，若遵循古法，想單單以權威壓制學生，已經行不通了。而「體罰」更是萬萬不可。所以在要求學生方面，我們需要循循善誘，說道理以啟發學生智識，一場師生角力於焉展開…。

二、選手登場

伶伶，八年級下學期才轉學到班上的女學生。皮膚白皙，長相清秀，染著一頭紅髮，打扮超齡，明顯與班上同學不太相同。從她的談吐間可以感受她的玩世不恭。轉學第二天，是八點多媽媽怒氣沖沖的將她拉來學校，母女倆在走廊上咆哮大吵。眼前

這幕，我了解到一她，將是我一道難解的習題。

三、初接觸，一點一滴「拉」回正軌

上課時的她，精神好的時候可以抄著筆記，回答問題，但絕大多數時間是趴睡在桌上，書包裡裝的不是課本、鉛筆盒，而是滿滿的化妝用具，有時會踩著尖頭高跟鞋就來上課，不管是言行舉止、亦或是穿著打扮都透露她的離經叛道。面對這樣的她，我的心中詫異無比，尚不熟悉的她，我軟言相勸，以自身為例子，想像我是跟她相同的穿著打扮，在我的工作領域上、在大眾眼中，我會成為什麼樣的教師呢？思考了一下，她告訴我，我是第一個要求她打扮，但沒有兇她及罵她的老師，所以她願意嘗試，回歸樸素到學校。這是她做出的第一個改變，也給了我一劑強心針，相信，時間久了，能夠讓她貼近一般人生活。

接著，令人頭疼的就是她上課趴睡的狀況，曾試過請周遭同學要當她的小鬧鐘，但她只要一睡著，被叫醒立刻就會兇人，久了，同學也不敢了，而任課老師叫她，她也是醒來一下，又不支倒地。只有在導師我的課堂上，會多少給我面子，保持清醒。針對這樣情形，與她家人聯絡過，也請家人要帶她就醫檢查。了解她的作息，發現她晚上幾乎都兩三點才入睡，也請母親要注意她的睡眠時間，

在校也常找她談話，但她總說晚上就是睡不著，沒有辦法，而母親也會說她管不了，晚上她睡了，女兒會再偷偷爬起來玩電腦，從家庭方面無法著力。面對這樣情形，只要有空堂時間，我就會到班上巡視，一旦發現她在睡覺，立刻將她叫醒，帶著她與我一起走校園，希望藉由運動提振她的精神，而在這段時間裡，與她感情更進一步，也更了解她，原來反叛的背後，有個破碎的家庭；也希望找回她學習的熱情，詢問她對什麼有興趣，想讓她從對她百般無聊的學科，轉而付出心力在別的地方，但她總說：「沒有、不知道、想賺錢」。時間一天天過去，可喜的是，在學校內，遵照著學校作息，可以感受她一點一滴的好轉。

四、好景不常，多方角力，「推」力甚遽

但是，只要過個稍長的連假回到學校，就會發現她又故態復萌。誇張的打扮，昏睡不醒的狀態，與母親連絡之下，就會發現，母女倆在家常常一言不合就會吵架，而伶伶交友廣闊，不僅有以往市區的朋友，網友更是多，和母親吵架，或在家中不開心，就會躑躅到朋友家去，而父親雖已離異，但仍關照伶伶，與母親管教理念上的不同，更加深了彼此的隔閡。注意到這樣的情況，深感自身力量不足，於是尋求外援，告知學務處了解，也將伶伶轉介輔導室，讓專業輔導人員與伶伶諮商，與輔導老師討教過後，也讓我更了解該如何處理伶伶的狀況。經過長期的晤談，認輔老師認為伶伶是邊緣性人格，因為自小在家

人間流轉，讓她缺乏安全感，而母親之後又有其他感情，生下一個弟弟，在家要照顧弟弟，似乎讓她也無法接受，父母親在她面前偶爾會流露出愧疚感，這時會對她很好，但她不聽勸時，又會以言語辱罵，讓她心裡忿忿不平，心中總有父母對不起她的情緒，所以她做什麼都是對的，亦或就是就是要報復。

面對著她的問題，要與家庭角力，但總是挫折，學校經常找父母雙方來晤談，希望能從根源解決問題，但會發現問題總是無法聚焦，雙方都在指責對方，結果總是不了了之。我們也必須與校外朋友角力，在她流浪朋友家、玩樂場合時，或傳簡訊或打電話，給予關心，要她注意安全，她也總有千百種理由回不來學校。

五、情緒爆發，硬碰硬，傷痕累累

而每當她帶著負面情緒回到校園時，班上就不好過了，因為她會與所有人作對，不願意掃地、交作業，不願意服從任何人的話，擺明你奈我何的姿態。除此之外，說出口的承諾做不到、當眾撒謊面不改色、聽不下勸甩頭就走、偷錢，更是家常便飯。一兩年來的推拉之間，我總是不曾大聲，即使傷心，仍然好言相勸，因為深知她吃軟不吃硬的個性。太多情緒累積內心，就成了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，而就在一次上課中她陷入深層睡眠，同學、任課老師喊她都叫不醒，叫快一小時，仍是不願動彈，我在她耳邊好言相勸，請她思考個時

間，可以起床的時間，但不是不回應，不然就是：「不知道」。同學加入相勸行列，得到她大聲拍桌的嗆聲回應，向來對她採取軟姿態的我，忍不住動怒了，大聲吼她推她，要她起床，於是她起床了，但也紅著眼與我聲嘶力竭大吼，這一戰，兩敗俱傷。

六、吸取經驗，放下身段，從「心」出發

經歷這一次，心中對她也還是有怒意，但我也發現，身為導師，而這是班上一份子的學生，還是有義務教導她，必須公平對待她，與她僵持著，不利的還是導師自身，也不符合教育愛！我沒有軟化前，她也是顧著她的面子，不願意與我對到眼，遑論在班上面前被老師指責，對青少年來說，是多麼丟臉的事情！一兩年的努力似乎也付諸流水了。思考與她之間的關係，再與資深老師討教之後，我才豁然開朗。死守著自己的尊嚴與學生硬碰硬的話，即使鬥贏了，失去學生的心又如何呢？而自己在人生階段也經歷了許多事情，接受許多專業的訓練與陶冶，怎可忘記教育的本質呢？要有寬闊的胸襟，廣大的容忍力，去包容、去接受、去愛自己的學生啊！霎時間，如醍醐灌頂，放下心中的不滿，平心靜氣的與她談話，也可從她原本

抵抗的眼神到怯生生接受我的好意中，看到她眼中的善意…。爾後，她乖巧了一段時間，但又有其他狀況發生，也是一再考驗我處理問題的手腕，但我們總能從中找到平衡。從她身上，我發現，只要願意持續給予關懷，學生會懂老師對她的好，雖然無法徹底改變，雖然可能大錯小錯不斷，雖然會挫折滿滿，但總有無限希望，偶爾還會得到一句：「老師，我愛你」。

七、上善若水，溫和而堅持，在角力中尋求雙贏

教學是種藝術，一種推與拉之間尋找微妙平衡的藝術，宛如角力一般，堅持的久的那一方，才是勝者。如何適應學生的個別差異，尋求解決的良方，再再考驗教師的智慧與能力。面對學生的頑抗，強硬的態度、被激怒的情緒，常常會弄得彼此傷痕累累。老師的出發點是好的，但在學生心中留下怨言，要用巧勁去消弭，溫和但堅持，用愛將學生拉回正軌。不為其他，身為教師，就是希望成就學生，引領學生邁向卓越的未來，我們不奢望成為學生成長路上的貴人，但期望自己的付出，能幫助到需要幫助的人。

